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信息化战争应有怎样的力量观

■钱凤军

力量内涵——
总体化国家能力

战争力量作为一种力量体系概念,由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组成,主要包括人力、自然资源力、经济实力、军事力量、科学技术力、舆论力量、意志力量、外交力量、智慧力量、社会凝聚力、政治文明力等各个方面。自然资源、科学技术支撑战争能力生成,舆论力量可左右战争发展,军事力量是核心内容,决定战争成败,通过有效有力的外交与舆论战,可在对抗中获取最大利益,经济力量可增加战争持续能力,经济力量强的国家或地区甚至通过金融贸易战即可达成对抗目的。战争力量不是单一因素起作用,也不是各种因素的简单相加,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形成的整体能力。以色列的国家力量建设就非常能说明这个问题:军队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发展尖端科技,培育精英科技部门,大量的科技和人才资源又溢出到了民用经济领域,经济、科技、军事这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循环上升、融合聚力,使得以色列具有较为强大的战争力量。需要指出的是,经济技术、资源与武器装备等物质基础对战争力量的精神因素起着决定和制约作用,但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民族凝聚力、意志力、智慧力等精神因素的充分发挥具有决定性作用。这就是抗日战争我国能以弱胜强,打败经济基础与军力均强于我的日本的根本原因。

力量本质——
一体化战略能力

列宁指出:“战争是对每个民族的全部经济力量和组织力量的全面考验。”当今时代,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因素相互交融、互相影响趋势越发明显,国家竞争是一体化国家战略能力的综合比拼,一体化国家战略

阅读提示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力量的性质、特点、构成等,历来是战争研究的重点问题,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信息时代,由于国家、地区之间一体化加速演进,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互相交融,力量表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和特征。因此,运用大视野,探索什么是信息时代的力量,树立正确的力量观,对于建设新型战争力量体系、慑止和打赢战争具有重要意义。

能力成为力量的重要支撑和关键范畴。所谓一体化国家战略能力,是指运用国家资源达成国家战略目标的能力,是国家经济能力、军事能力、科技能力、组织动员能力、制度变革能力、战略谋划能力以及民族凝聚力等的有机融合,是国家战略意愿和战略能力的统一,综合表现为一种国家资源、资源转化能力和战略谋划能力。信息化条件下的国家对抗,谁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整体实力的系统集成,谁就能够赢得对抗优势。国家地位的确定、国家利益的获取乃至战争的胜利,往往取决于一体化国家战略能力的大小。从某种程度上说战争的胜利,是国家意志、国家资源、国家凝聚力、动员转化能力等高度融合的胜利、国家战略能力的胜利。

纵观世界军事强国,无不聚合国家整体资源打造国家力量体系,强化国家战略能力。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从国家各个战略层次消除军民二元分离结构,实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统筹谋划、整体推进和一体运用,形成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外交、文化等力量一体运用态势,增强国家一体化战略能力,进而实现国家总体战略效益最大化。

力量内核——
体系化联合能力

在力量的内容体系中,作战能力是战争力量的根本组成要素。作战能力与特定战争形态、社会经济基础和科学技术基础息息相关。冷兵器时代表现为士兵数量与体能形态、热兵器时代表现为火力与火力形态,机械化时代是“杀伤力+机动性”形态。而到了信息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运用,武器装备的发展,军兵种的分化与发展,力量由过去的单一兵种拓展成为诸军兵种多元融合、系统集成的力量,作战能力表现为一种以军事信息系统为纽带和支撑,各种作战要素、作战单元、作战系统相互融合,将实时感知、高效指控、精确打击、快速机动、全维防护、综合保障等作

战能力集成为一体,所形成的具有倍增效应的体系化联合作战能力。近几场局部战争中,这种体系化联合作战能力还表现为军事力量与非军事力量的跨域联合。战争中,以网络为中心,链接广域分布的陆、海、空、天等多元作战力量和政府强力部门、相关企业等,融合侦察预警、指挥控制、机动打击、后勤保障等单元要素,形成一体化作战能力,这样在与对手的力量形态对抗中,就能占据非对称优势,体现先进的一体化联合作战力量形态对战争胜负的重要支撑作用。

基于此,我们应适应战争形态的变化,加快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把作战能力的建设着力点放在生成基于信息系统体系作战能力上,研发先进军事信息系统,加快综合集成建设,开展军兵种联合训练,加强军地联合、跨域联合,形成战争力量的有机联合能力、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

力量功用——
多能化慑战能力

力量既是一种实战决胜能力,也是一种威慑吓止能力,两者相辅相成。威慑吓止能力是一种让对方感到畏惧的力量,可起到遏制战争、阻止战争升级等作用。一国包括国防力在内的综合国力的强大,是一种巨大的威慑力,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各国战争力量状况变得更加透明,国家的力量情况,通过其武器装备的技术水平、军队演习训练、国防动员机制、战略基础设施等方面显示出来,表现出能指哪打哪的力量状态,使对方受到极大生存威胁、精神受到极大震慑、意志受到极大削弱,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近几年西方提出了“震慑”理论,发展高精尖武器,加大威慑能力建设,并在战争中广泛运用,起到了小战而胜或不战而胜的效果。当然,实战能力始终是力量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应对各种安全领域威胁,面对各种作战对手,不同战场环境,在信息化局部战争战场上敢于“亮剑”、硬碰硬较量、拼杀争斗、歼敌

夺地、决战决胜的能力是力量中的关键部分,解决矛盾的保底手段。而且实战本身也能起威慑作用,且比起单纯显示力量,其威慑效果往往更为可靠和持久。如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出了军威、国威,震动了世界,为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使新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带来了巨大和平红利。

力量的威慑与实战运用观,可为和平时期增强战争力量开拓一条高效而可行的途径。我们应加强颠覆性技术研发、高精尖武器建设、战争理论创新、战争力量建设和部署、战略基础设施建设、军事训练、战争动员等,形成慑战一体能力,力求在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能威慑与实战并用,平时保安全、战时能打赢。

力量外延——
国际化协作能力

毛泽东曾指出,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纵观人类战争史,许多国家地区间的对抗或局部战争,都可能牵扯到其他国家、地区甚至整个国际社会,且仅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力量,难以在利益争夺和战争中获胜,国家地区间结成联盟、互援互助的事例历史上比比皆是。进入现代社会,随着国家或地区之间利益依存程度不断提高,战略联盟程度越来越深、范围越来越广,战略联盟成为许多国家或地区在对抗和战争中的首选。国家或地区的战争力量,不仅是个体力量,更是一种协作的力量、联盟的力量。这种力量既表现为国家或地区之间在政治、经济、舆论宣传、外交等方面的支持合作,也可能表现为国家或地区之间在情报信息、兵力装备、技术、物资等方面的支援协作。这种“联盟力量”对国家或地区之间对抗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成为决定对抗和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

未来我们可能面临的战争主要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国家主权、实现祖国统一,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正义之战。正义的战争必将得到世界各国人民和大多数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尽管我国奉行“独立自主”的不结盟政策,但通过加强国际协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则不仅可以在战争爆发时对抗强敌,而且可以在和平时期对强敌展开有效的战略威慑。

群策集

战争是富有创造力的活动。指挥是科学,更是艺术,直接关系到作战成败。信息化时代作战体系化、立体化、无人化、隐形化、智能化程度不断提高,特别是火力打击更加精准,杀伤威力更大,这对指挥员的组织指挥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置身联合体系。信息化作战是基于信息网络体系的联合作战,是大体系支撑下的联合行动,智能化程度更高,作战体系整体联动性更强,作战行动、保障行动和支援行动的联动更加紧密。任何一个作战单元甚至一个人、一件武器都是联合作战体系内的一个节点,都将深度融入联合作战体系,影响关联战争全局。指挥部队作战,就要置身联合体系,主动了解联合作战体系构成和其他军种的支援程度,尽快让部队融入联合作战体系,提前计划和及时请求联合作战体系予以支援,善于借力用力,倍增作战效能,这要求指挥员不断强化联合意识,具备宽广视野,着力增强联合作战指挥能力。

搞好情报侦察。情报侦察对作战的成功起着直接的、决定性的作用。信息化战争,情报侦察与反侦察的对抗更加激烈,指挥员任何时候都不能轻敌,必须重视借助一体化指挥平台和通信手段快速获取战场信息,将太空侦察、空中侦察、无人机侦察、特种侦察、海上侦察、传感器侦察等各种手段有机结合,切实掌握战场各个方向敌情的性质、数量、状态,敌方预备队的位置及动向,摸清敌人的强点和弱点。再有,信息化战场,来自陆、海、空、天、电等多维战场的情报信息,通过各种渠道如潮水般地涌向指挥所,指挥员必须采取各种识别验证措施,从错综复杂、浩如烟海、动态更新甚至矛盾百出的战场情报信息中辨别真伪。唯有如此,指挥员才能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趋势,拨开战场“迷雾”和“面纱”,看到“庐山真面目”。

及时定下决心。定下决心是指挥员对作战目的及行动作出决定的活动,来源于对战场情况的科学分析判断,是作战指挥的核心和重中之重。定下作战决心,指挥员必须正确理解和领会上级意图,准确判断敌情及其行动企图,科学确定我之作战指导、作战目的、主要方向、重要目标和作战部署。既有基本案,又有多种应变案。值得注意的是当今时代,各种精确制导弹药、各类电磁网络攻击手段大量运用于战场,极大提高了火力打击的距离、精度和效能,也极大提高了电磁网络攻击杀伤效能,使火力对抗、电磁网络攻防更加激烈。因此,指挥员要科学制订联合火力打击和电磁网络运用计划。

周密协同保障。协同是将宏观的决心落实到微观的操作层面,是“指挥员在头脑里打一遍仗”,避免打乱仗。协同动作组织得如何,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战役战斗的进程,控制着战局的发展方向。作战协同必须牢固树立全局意识和大局观念,熟悉各军兵种武器装备的性能与作战运用,周密制订协同动作方案和协同计划,处理好各参战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要周密组织以火力运用为主的协同演练,既要演练参战部队之间、军地之间、军事行动与舆论宣传之间的有机协同,还要加强指挥员临机处置突发

指挥员如何高效融入指挥链

■潘金宽

情况的演练,提高指挥员、机关和所属部队协调一致的作战能力。周密组织好气象、侦察、通信、后装等各种作战保障。及时做好思想教育和战场管理工作,确保部队按照上级规定的时限,完成作战发起前的各项准备。

灵活指挥控制。指挥员在作战全过程中都要分析判断敌情,及时定下决心、指挥部队行动。只不过,战斗实施过程中情况瞬息万变,对抗更加激烈,指挥员判断情况、定下决心、指挥作战、控制部队的速度要更快。指挥员要善于运用信息系统的形成应对战场情况的指挥思路:一是快速反应,做到掌握情况快,定下决心快,作出处置快。二是找出焦点,善于正确分析战场多维空间对抗态势,从敌我若干矛盾对抗中,抓住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找出影响战局发展的战斗焦点和主要环节。三是灵活处置,根据战场情况发展变化,及时调整作战行动方案。四是借助机关,充分发挥机关的辅助决策作用,借助机关实施快速指挥。五是把握节奏,冷静处理战场情况,在科学预见事态发展、周密了解战场情况、精确分析计算的基础上把握战机,以速度优势弥补力量不足。

未来陆战方式将向哪里演进

■王 赓

观点争鸣

风起云涌的新军事革命冲击最大的是陆军、陆战,而在陆战一系列的变革中,陆战方式变化首当其冲。那么,信息化智能化条件下的陆战方式将向哪里演进?

作战态势:从“面状作战”到“目标作战”。宽正面、大纵深是千百年来陆军的主要作战模式。这种作战模式的特点是攻防双方在广阔的地幅内展开攻防。前沿是作战的重心,双方通常要集中优势兵力兵器厮杀,以求快速打开突破口或在阵地前大量杀伤敌人,突破前沿意味着进攻战斗的胜利,预示着对方防御体系的破裂。未来作战,空天信息化武器在战场的大量使用,让“地利”在作战中的作用几乎降至为零,擦去了“前沿”概念,让目标作战成为现代战争的发展趋势。目标作战改变了传统陆战先前沿决战、再纵深厮杀的顺序目标展开,战役战斗由“面”变“点”,由“顺序”到“同步”,它带来的是部队集结方式、攻防程式、指挥方法、保障方法的变化,引发的是部队编制、作战力量编组的变革。

作战空间:从“平面作战”到“立体作战”。在人们的印象中,陆战就是一

方在阵地上坚决阻击,另一方一波次一波次地冲击,直到对方没有作战能力为止。2003年的伊拉克战场上,立体化陆战进入人们的视野。陆战方式快速向立体化演变,既是武器装备空中化、无人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谋求作战效益最大化的必然选择。陆战空中化,从根本上更改了千百年来陆军只能地面机动、地面作战的历史,直升机、无人机在广阔无垠的战场猎杀目标,加快了作战节奏,缩短了作战进程。陆战在地面、空中和纵深同时展开,特种作战力量先期插入,提供情报、腹部攻击、引导各种火力精确打击,直升机超低空机动、突防、机降作战、空中攻击,地面高机动部队广域机动、抢占奇要、占领控制,对敌形成“包饺子”式的多维立体攻击态势。

作战样式:从“线式作战”到“非线性作战”。机械化战争条件下,陆战双方的前沿犹如“楚河汉界”,在战斗发起之前,彼此摆兵布阵,进攻一方通常按集结、开进、火力准备、展开、发起冲击、前沿突破、向纵深推进、抗击反击或追歼逃敌的程式作战;防御一方按抗敌火力打击、占领阵地、抗击冲击、消灭突入阵地之敌、反冲击的程式进行,作战呈现明显的“线式”特征。随着陆军航空兵、特种兵、无人机组队、轻型高机动部队等新型作战力量的出现及大量使用,陆战方式开始向

非线性发展。陆战方式从线式向非线性发展,根本的是武器装备性能的提高,特别是机动能力的提高。比如,空中化陆战装备的大量使用,使陆战不再是先集结再攻击、先打前沿再攻纵深的顺序交战模式;地面装备打击力、机动力的提高,可在交战地域内寻找与要害相关的薄弱目标攻击,使陆战不再是沿某一方“一步一动”歼敌。陆战方式向非线性发展,带来了兵力集结、作战方法等全方位的变革。

作战要旨:从“兵火作战”到“信火作战”。传统陆战,主要是靠兵力主导作战进程,即当兵力占领某一地域或高地时,部队才向下一个目标或高地冲击,直至将敌人击溃。兵火作战,核心是火力主导,兵力主战,即充分发挥火力的突击作用,通过兵力对阵厮杀大量歼灭敌人,胶着近战是其特征。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在全面提升部队作战能力的同时,也催化了陆战方式向信火一体转变,使“信息先行”成为制胜的重要法则。未来陆战是信息优势转化为火力优势的精确战,从“兵火作战”到“信火作战”,是陆军作战方式的重大变化。第一,打破了千百年来兵力主导作战进程的陆战模式,大大加快了陆战的节奏与进程。第二,以信息主导的“非接触”“点穴”“垂直”攻击成为陆战的重要方式。第三,充分发挥信息的先知、全知、透知作用,陆战发展为

精选作战目标、精确使用作战力量,精确把握作战时机、精确控制作战强度的精确作战。

作战指向:从“有人作战”到“无人作战”。信息技术、材料技术、隐身技术的快速发展,催化了无人化装备进入战场。大国军队争先研发无人化装备,企图在未来无人化作战中赢得主动、抢占制高点。这背后主要是看到了无人化装备的巨大战场潜力。一是减少战场伤亡的理想选择。低伤亡甚至是零伤亡是各级指挥员追求的目标。无人化装备走进战场,代替有人装备遂行作战任务,特别是执行危险任务,可最大限度地避免或减少人员伤亡。二是优越的作战效能。无人化是高空、大纵深隐蔽执行任务的最佳装备,不仅对手难以发现,而且能无缝隙与后方精确制导攻击武器融为一体。无人战车、机器人,在作战范围、持续作战能力和执行危险任务等方面,具有常规装备无法比拟的优势。三是改变了传统的陆战空间观念。传统陆战一般在一定的空间进行,攻防半壁江山,而高性能无人化装备在陆战场的广泛使用,使陆战场没有了前沿,没有了纵深,没有了边际。随着大量无人化装备的使用,陆战的作战程序和作战样式正发生重大变化,作战可能从太空发起,也可能从电磁领域发起,还可能直接攻击敌人的大本营。

得道者胜

■王 野

挑灯看剑

《孙子兵法》将“道”列为“五事”之首。“道”即是民心民意,是大局大势,是根基、是大略、是方向。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要想获得胜利就要顺应历史大势、顺应民心,否则就会失败。

得道者必胜。孟子云:“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荀子言:“道者,古今之正权也;离道而内自择,则不知祸福之所托。”这些都告诉世人,只有顺应天道来修身治国,才能达到预期的理想效果,反之必然会败亡。近代历史的演进雄辩地证明,战争的胜负首先并不完全取决于交战双方军事实力的强弱,而是战争性质的正义与否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人心向背。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之所以能战胜武装到牙齿的美军,是因为抗美援朝是保卫和平、反抗侵略,是正义凛然的大道之行。古往今来,人民永远是把握历史潮流的主要力量,人心所向决定历史大道的方向。得正义之道必胜,这是被证明过无数次的历史铁律。

失道者必败。“寡助之至,亲戚畔之”,违背公理道义,必陷于孤立。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二战时期,日本侵略者穷兵黩武,逆势而为,看似得逞一时,实则只是嚣张一阵。正义战胜邪恶是历史

主流,邪不压正,失道者败,偏执于仇恨和战争、野蛮和侵略、霸权和暴力,最终只会人心尽失、众叛亲离。一时强弱或在于力,一世胜负定在于道。凡挑战和平、破坏和平者,无论一时多么强大,多么风光,最终终将在人心,不行和平正道、不顺历史潮流者,注定难以为继之久远。

古人云:“天不变,道亦不变”,坚守正义、守望和平、依靠人民,这些治国治军的常理常法,在古代适用,在今天也依然适用。习主席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就强调指出: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天下大势,浩浩汤汤。我军在党的绝对领导下,被锻造成为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和平之师,保卫人民幸福生活、保卫祖国和世界和平。近日,我国发表《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鲜明提出进入新时代,中国军队依据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要求,坚决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为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提供战略支撑,为捍卫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提供战略支撑,为维护国家海外利益提供战略支撑,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战略支撑。“四个战略支撑”,行天下之大道,传承弘扬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持的是正义之道、坚守的是和平之道、坚信的是人民之道。